

心悦之，诚评之。文学、书画、摄影、音乐……诚邀您一起聊经典，谈创作，评作品。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“心悦诚评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2年10月27日 星期四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编辑：鲍涛
美编：许茗蕾
校对：刘辉

我读 张爱玲

□ 李石头

说喜欢张爱玲恐怕要落嫌疑，会被看成是附庸小资们的风雅，其实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，我个人和小资都扯不上干系。只是因为张爱玲的小说格外贴切，散文格外诚恳，一例是小人物，明明是她编出来的，却不着一人为的痕迹，好似天生就几个人物，一段故事，搁在那儿，只不过借她之手留在纸上了。这样的人物却一直就有，直到现在，他们就是我们，我们也是他们。大家的笔下，人物虽则在时代里，却有着历代的共性，是为名著。

说张爱玲，说得最好的是被她驳过的傅雷。傅雷博学且目力深刻，对于张爱玲小说人物的丰满或营养不良，他评得最是到位。作为一个看过几本闲书又本性诚恳的人，我不必从严肃的文学角度，更不必从评判的俯视角度，而只是听一段故事、看一场电影之后余意袅袅的心情，也会有属于我自己的一个观点。

张爱玲最好的小说之一是《金锁

记》，写一个社会底层的健康姑娘曹七巧给大户人家的二少爷做妾，老太太为笼络她而将其扶正。她一生没有得到幸福，看到亲生女儿、儿子享受人伦之欢，就感到刺激，然后亲手一一将其毁灭。人物性格的转变看不出斧凿痕迹，而只有场景的切换，情节的过渡，人物心态与话语之扭曲变形却昭然若揭，又皆合乎情理，似乎邻家就住着那么一个歇斯底里的精明的疯子。让人在叹息之余，说不上对主人公是惋惜还是憎恨，只觉得苍凉入骨。

到了《倾城之恋》，苍凉的意味淡了，利刃换成了积木，搭建的是一个传奇又真切的故事。离婚的白流苏，住在娘家七八年，手里的钱被几个不成器的哥哥挥霍净了，前夫一死，又都劝她回去守寡。势利刻薄的当家嫂子当面辱骂，流苏面对母亲哽咽，母亲也不肯为她做主，她的感觉里：“她所祈求中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。”在这样一个处境下，白流苏没有一点儿出路，当

范柳原出现时，她便勇敢地抓住了。

因为看穿她是把婚姻当

事业的人，精明自私的范柳原不肯娶她，但因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战乱之中两人终于结婚，白公馆的人一下子对她刮目相看——无休止的小精明与小算计，多少励志的名言警句都只在身外，一接触生活现状全无用武之地。

最长的故事《半生缘》，十八年的光阴与故事在主人公身上一一流过。青年时代有那么多的挚爱与温馨情怀、美好的向往，然而倏忽一下成了中年。时间越来越快，辛酸的人世、疼痛的回忆，什么都过去了，中年是平静、达观而淡泊的。

张爱玲的文字，与鲁迅、曹雪芹的文字都是我的至爱，看完了放在那里，隔上一段时间还要再拿出来看，常看常新。与几位男性作家同等高度的，是张爱玲的见识与思想，具备几个男性作家所没有的，是张爱玲文字的美感。这种美感不同于朱自清、冰心等的精雕细琢，而是立足于熙熙红尘的气息，真实可感，却直等她说了出来你才能觉察得到的深刻与悲凉。

构成世间艺术的元素，本来都没有，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。绘画的色彩、乐曲的音符、雕塑的神韵、作家的文字，这些人类自己编造迷宫所用的相同的道具，在不同技艺、不同水准的人手上，结果却大不相同。这中间，张爱玲是一个慧根独具、技艺超群的天才，用一个个司空见惯的汉字组成一个个文学的迷宫，引人永远神往与叹息。



张爱玲画像

老石笔谈

▼影片《正发生》海报



北京时间10月6日19时，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安妮·埃尔诺，以表彰她“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、隔阂和集体约束”。82岁的安妮·埃尔诺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。迄今为止，孤陋寡闻的我还未读过她的任何文学作品，但有幸看过影片《正发生》，这部电影改编自安妮·埃尔诺的自传小说。

影片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，法国堕胎尚未合法化，出身贫困的女大学生安妮意外怀孕，为了不放弃自己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梦想，她毅然铤而走险，走向了冒险的堕胎之路。身为女性，我在沉浸式的观影过程中，撕裂疼痛始终相伴。影片通过怀孕堕胎事件，描述羞辱与隐忍，敏锐捕捉人性，洞察身心摧残，批判法国社会现实的冷酷、政治的保守，颠覆了我的日常观念和有限认知。

《正发生》从一片黑暗里拉开序幕，隐约传来安妮和闺蜜悄悄话的声音，这是影片最直观的生命底色，似隐喻女性所处时代的低劣位置。在忽明忽暗的酒吧里，偶尔的放纵让安妮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怀孕的她不得不冒着犯法坐牢的危险，寻求各种解决办法。危难之际，放眼望去，她身边的亲人、同学、朋友、老师似乎一下子与其隔离开来。妈妈对成绩一落千丈甚至挂科的她，狠狠甩来耳光；共享一块口香糖的闺蜜，不仅因害怕袖手旁观，还赤裸裸地孤立她；老师用探照灯似的目光，三番五次地巡视质疑，并劝其退学；一夜情的男友则不愿承担任何责任与后果……仿佛刹那间，无数双手把阳光学霸推入了人生

低谷，安妮陷入了困境，四周阴森恐怖，精神压力和身体疼痛轮番轰炸，如同世界末日一般。时间在一周周流逝，腹部在一天天隆起，在学业和怀孕之间，她必须拿出勇气，义无反顾地对抗到底。

需要温馨提醒的是，《正发生》有许多惨不忍睹的镜头。在简陋的手术室，声音低沉的“地下医生”，让她分开双腿，手拿简易工具，冷漠地将大产钳探入她的身体。没有麻醉就做手术，如同残忍凌迟。手术结束后，安妮踉踉跄跄回到宿舍，疼痛缠绕撕裂着整个身体，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嚎叫，不断捶打墙壁……此时此刻，我紧张的情绪无处缓解。那么，究竟谁是谁的困境？究竟是谁给谁施加的犯罪风险？

我曾与女友热烈探讨过，女性的生存、地位和价值问题，女性解放和回归家庭，是幸还是不幸？当生育从一个自然现象演变成社会性问题时，生育率下降会给社会和未来造成哪些危害？女人是家庭的灵魂，是背着娃娃和男人赛跑的，其背后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可想而知。幸运的是，如今的女性，已实现了自己的子宫自由。子宫的权利，是女性的权利之一。

影片里，安妮在数周的抵抗过程中，也逐渐丧失了热情与希望。在她所经受的背叛、欺骗和羞辱中，堕胎造成的身体伤痕变得微不足道。她告诉老师，她得了一种“只会传染女

性的疾病，这种疾病会把人毫无差别地变成家庭主妇”。女性身在黑暗，心向光明，那个年代若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道路，逃离整个社会为妇女设下的永恒不变的结局，何其艰难！经历了风雨，遭遇了心灵创伤之后，人永远不会再还原到从前。也唯有绝望一次，“死”过一次，才会重新获得新生，知道生命的价值。恰如法国作家波伏娃所言：“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‘女人’，而是逐渐长成了‘女人’。”女性境遇中的每一个因素，合谋限制了她们，让她们变得平庸不堪。影片《正发生》，确实是当时法国社会正发生的现实反射。

“我要写作，是为了向我的出身反击。”安妮·埃尔诺22岁时曾在日记里写道。影片最后，安妮憧憬的美好与希望纷纷凋落，但她目光更加坚毅，她要当作家，写出一切。或许，这部从女性视角客观真实讲述女性、审视女性成长的电影，也是对社会现实最有力的反击，是女性撕裂疼痛之后的觉醒重塑。

感谢女权主义作家安妮·埃尔诺为女性生存困境代言发声，祝贺她获得2022诺贝尔文学奖！

觉醒重塑 在撕裂疼痛之后

□ 傅彩霞

